

●林融

獨語於二十四座風景之間

讀兩年來的《香港文學》札記

創刊號

靠了逆水行舟的膽量，還藉助西緒福斯的力氣，《香港文學》月刊終於問世。它的誕生，至少意味着：嚴肅文學儘管在這高度商業化的小島上長期受到排斥，得不到應得的關注和重視，却總要以自己頑

强的生命力「破土而出」。前一陣文壇的肅殺，其實正孕育着希望。當時的悲觀論者，現在應該自嘲。

為捍衛嚴肅文學的地位，主編劉以鬯先生有意通過雜誌確定它的價值標準並有所示範。尤有意思的是：他毫不含糊地指出香港文學與各地華文文學同屬「一源」，都是中國文學這條大「鏈」上的單環；要使環環相扣，就要擯棄圈子加強彼此的

聯繫和交流。「只要齊集在一起，不會不感到團聚的溫暖」這話說得親切而有遠見。

以「香港文學」為題的筆談會，回顧歷史，檢視現在，展望未來，雖則還僅僅是即興、隨意的表達，但由於態度嚴肅，也頗多的論。談及文學刊物，有作者指出：「這是培養作者、溝通讀者、整理香港文學資料的重要渠道。」（陳德錦：《

隨想一束》)本期之「史料」欄正好提供了一點論據。不消說，它是個有意義的開端。

葉維廉的《閒話散文的藝術》意在為散文正位，所析散文的四個層次中，品味之形成其實涉及的正是散文「靈魂」之所在，惜點到即止，略嫌倉促。作者似乎在試驗一種「標點法」，但方法並不嚴謹，有些地方(例如引文)前後的處理也不一致。我懷疑他自己可能也沒有「原則」，那麼，又何必取消「成規」？何況，那「成規」早已通行，也不見得有什麼弊病。

第二期

最突出的是《戴望舒逝世三十五週年紀念特輯》。蒐集戴氏軼文的工作，據我所知，旅美學人鄭培凱(程步奎)也在進行，但在本港，盧瑋鑾女士的努力，至今仍無出其右者。本期所載戴氏在港著譯作品目錄表，難能可貴，對於研究戴望舒香港時期的創作，有鋪路之功。

柯靈的《遙寄張愛玲》，筆帶真情，語含深意，回憶的經緯織出了這位曾經「紅遍上海」的女作家過去鮮為人知的、在多災多難的中國現代文壇上從冒起到絢爛又從絢爛旋歸平淡的圖象。這裡有讚賞、有批評；也嚴正，也寬容，字裡行間，顯露的都是「惜才」兩字，正是文壇前輩的傳統本色。「張愛玲不見於目前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毫不奇怪，國內卓有成就的作家，文學史家視而不見的，比比皆是。這絕不等於『不能為同時代的中國人所認識

』，已經有足夠的事實說明。在深處看，遠處看，歷史是公平的。張愛玲在文學上的功過得失，是客觀存在；認識不認識，承認不承認，是時間問題。等待不是現代人的性格，但我們如果有信心，就應該有耐力。」柯靈如是說，一方面是對唐文標的回答，一方面也是一種深具信心的預言。能夠跳出「回憶」，心平氣和地述說得失，不愧大手筆。

第三期

《盧瑋鑾特輯》是對小思創作和研究活動的肯定。本地出版的文學雜誌為本地正在活動着並迭有成就的作家組織「特輯」，並非自該刊始，但應該說，本期此輯做得尤為認真而全面。主編者這份策劃的勞迹，很可讚美。文學創作和研究，固然是「能耐得住寂寞的人」的事業，但文壇似乎也不必太吝嗇於自己的褒揚。香港，當然不是「文化沙漠」，然而，「文人相輕」之陋習仍餘風流轉，適時而恰如其份的給孜孜耕耘者以鼓勵，我想也是有卓識的文學雜誌份內的事。

從創刊號到本期，短篇欄內先後發表了吳煦斌的《暈倒在水池旁邊的一個印第安人》、西西的《鎮咒》以及鍾曉陽的《柔情》。比較起來，吳煦斌和西西更執着於短篇小說創作的「出新」，但前者着力於隱藏深意，後者則熱衷於提供新內容或新手法。鍾曉陽用的是傳統的技巧，却在刻劃的細緻上，表現才情。劉以鬯在談到吳時，說：「讀她的小說，除非不想看到

超越現實的一面，否則，就該慢慢辨別；細細咀嚼。請接受我的勸告：牛飲與囫圇下吞會失去已得的東西。」這話也適用於讀西西。如果說她們兩位的作品，考驗的是你的悟性；那麼鍾的，挑戰的便是你的感性。她們三位，雖大異，也有小同。我說的是結構。無論哪一位，都相當嚴謹這個共同的優點，把各自的創作提前到個較高的層次。

第四期

和前三期分別刊出的《馬來西亞華文作品特輯》、《加拿大華文作品特輯》及《新加坡華文作品特輯》一樣，本期的《美國華文作品特輯》，也是當地有心人士助編的。四輯共卅七篇作品，詩佔了十九首，散文(包括隨筆、遊記、人物剪影)十，短篇小說三，論文三，獨幕劇和史料各一。除了美國，餘下三處均有專文簡介當地華文文學的歷史和現狀。作者們大抵老、中、青俱現，頗有幾位是香港移去的「筆桿子」。我又想起了主編在《發刊詞》裡關於「單環」和「文學鏈」的比喻，如今，由此再進一步，那將「單環」投來，又把它串成長「鏈」的，也呼之欲出了。這確是令人鼓舞的事。

黃維樑的《八十年代的香港詩壇》連刊四期，到本期結束。論文鳥瞰詩壇概貌之後，點評了戴天、蔡炎培、楊賈郎、原甸、黃河浪、韓牧、胡燕青、趙德強、陳漢強、陳德錦、春華、也斯等人的詩作，間中也討論了新詩的禁忌、語言、節奏等

作者的趣味，不用說是一家的趣味，但實在有其代表性，代表了崇尚明朗、理性和節制的一路。他有一段針砭新詩壇上「桀驁分子亂闖亂寫的毛病」的文字，我深有同感。黃君近年評詩頗勤，可惜時間短缺，本文僅得十數景觀；好在這一類的題目，總難免顧此失彼，沉寂的評論界在有心人肯做這「吃力不討好」的工夫，我們感謝猶恐不及，哪裡好再求全責備？

戲劇方面，至本期為止，該刊發了三個劇本：一是師陀的歷史獨幕喜劇《列禦寇》（創刊號）、一是田流的獨幕劇《破案》（第三期）、一是英國湯姆·史圖柏（TOM STOPPARD）的獨幕劇《畫廊之後》（本期）。《畫廊之後》的譯者嘗試用粵語翻譯對話，以捕捉劇中傳神生動之處。作為演出本，這樣處理自然不無道理，然而作為正式中譯本發表，我却認為仍應以現代漢語譯出較佳，因為方言的流通面畢竟較窄。

第五期

《第十二屆「青年文學獎」小說組得獎作品專輯》意在提携新秀，其意義隨着時光的流逝將益發明顯。發現、鼓勵文學之苗，乃一本文學雜誌無可旁貸的責任，也是其生命力的來源之一。主編既是文壇著名的「園丁」和「伯樂」，在這方面，相信會一如既往，不遺餘力。

第六期

四月廿七、廿九及卅日（一九八五年）假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舉行的本港首次大規模的「香港文學研討會」的盛況簡介和宣讀的論文中的兩篇，刊於本期「文學研究」欄內。盧璋鑾的《統一戰線中的暗湧——抗戰初期香港文藝界的分歧》填補了現代文學史上的「空白」；劉以鬯的《五十年代初期的香港文學》是目前僅見的一篇文學界資深見證人對「綠背浪潮」衝擊下的香港文壇的描述，以大量的事實證明了：由於部分嚴肅、有使命感的作家的掙扎苦鬥，香港文學沒有在五十年代初期成為怒海中的覆舟，並且保持了自己相對的超然性。應該特別指出的是：這二篇論文涉及的二個時空，向以情勢動盪、複雜而鮮有研究者，現在有人「闖入」，上承下啓的結果，必將促使完備的香港新文學史著早日誕生。

短篇創作部分，似乎有所加強。辛其氏的《索驥》特別動人。懷舊的主題在她筆下，通過不舍的「求索」慢慢顯示、加深；季如的形象是在「我」及其他人的回憶和追述中逐漸豐滿起來的，這手法使我想起這樣一句詩：「風姿綽約的姑娘啊，我從路人的眼睛裡看到了你的美麗！」小說開頭有段話說：「我不過在人生的道途上繞了一圈，回到原來的地方，這城區已然捨棄了我，就像眼前寂寞坦露下陷的梯級，鬱鬱地沉默不語。」我每讀到「我」的「線索」中斷時，耳畔都會響起這些話。辛其氏把我們一步步帶進她那二位善良主人公的深情裡，在這過程中，表面看去，她似乎極為冷靜，實則不然，她始終在

憂愁，淡淡的，長長的，唯其如此，倍增了作品的魅力。作品語言圓熟，寫「我」聽到老裁縫說認識「桂姑」後的反應，有句話：「我緊緊地盯着老人的臉，從他口中吐出的語音，頓時在這破敗的房間裡，撲撲地敲擊着歲月的牆。」就簡直是詩。感人的，不僅是那比擬之妙，更是那動詞（盯、吐、敲）之切和場景（破敗的房間、老人的臉）與意象（歲月的牆）之貼合。篇名的「驥」舊時比喻賢能，由此，可知作者愛之所在。

第七期

短篇創作裡，三個年青的作者都力求在題材或手法上有「與眾不同」的表現。羅貴祥尤然，可惜並不精煉。譚淑芬，把散文詩的寫法引進小說，雖看得出有老舍《月牙兒》的影子，却在遣詞造句上講究了「經濟」，她曉得留下「空隙」給讀者，令人刮目相看。葉曙明選擇了「奇特」的題材，真幻交錯，啓迪某種人生哲理。作者說：「我對它仍然無法解釋。」這其實並不要緊，要緊的是他到底完成了自己的構思，讀者自會結合本身的人生體驗各自作一番解釋，只要能「自圓其說」便是道理。胡利奧·葛蒂沙在刊於本期的《短篇小說的特質》一文裡說：「（小說家）突然選擇了一個題目來寫故事，這選擇不是簡單的，有時他挑選他的題材，有時他感到那題材不可抵拒的非要他寫不可，它強迫他寫……」這想來也是上述三位的經驗。

第八期

喜歡三篇散文：桑簡流的、張錯的和歐陽江河的。前二篇，都是憶人之什：一是晚輩對前輩的追念，一是知友對同輩的緬懷。此類文字，首要情真，其次文采，若二者之外，尚有識見，自是上品。用上品的尺度衡量，二文皆屬，但我更偏愛桑文。它指出許地山神似泰戈爾，道人所未道；惟言其文采成就和地位，「足以和魯迅周作人相比」，却未免過實。歐陽江河的《懸棺》，本質上是散文詩，用字精煉，意象繁複，哲理內涵稠密而雋永，一道道問號面對歷史和現實，結句呼應開頭，有千鈞之力。

第九期

人存於世，成名成家，固乃樂事，却非唯一標的，尤為要者，是作一真人。讀本期《豐子愷先生逝世十周年紀念特輯》，最深切的感受在前。真人之何，溫厚單純者是也。豐子愷就是這樣的人。他代表了一種「人間味」。所以，我贊成明川的話，紀念豐子愷，不是紀念一個人那麼簡單，而是為了一誠心追念一種已逝去的溫厚情懷，一種似乎被現代人視為落伍的人間味。

柯靈為內地版台灣散文選寫的序，言簡意賅，情真意切；闡析特點，肯定業績；指明源承所自，堅信將有公評。在在體現前輩的關心，應是兩岸文壇交通的前音。

第十期

錢鍾書指出，從整個文學史看來，恐怕主要的流派是「傷痕文學」；大作品恐怕很少對當時的現實歌功頌德，都是作者精神或肉體上受了傷，或發憤，或不平而作的，在這個意義上講，歌功頌德的文學，倒是反常的文學。此話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日說於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現在讀，也許不覺怎樣，但在彼時彼地，這樣說仍需要勇氣。

《橘黃色毛巾被》的結局，把「我」的境界降低了，對善良的傅太太也不公平，假如讓「我」的手止於門鈴上而不掀下去，通篇的價值可能改觀。掌握分寸相當重要。

第十一期

一隻爪伸向已故的伊·卡爾維諾，為了紀念，也為了借鑒；一隻爪伸向訪港的內地作家團，撥的是友誼的琴弦；一隻爪紮進本土，爬梳這一大片沃野的收穫；一隻爪攀着母體，渴望聽聽慈母的歌；另外的四隻爪，三隻牽着三個「環」：一在大洋彼岸，一在千島之國，一在鄰近古老的小城裡，垂下那一隻，如果緊緊抓住日月潭，這薄薄的印刷品，就會是更可愛的文學上活活潑潑的「八爪魚」！

第十二期

說諾貝爾文學獎是第一流作家的標誌，不對，因為有賽珍珠；說這項獎勵僅僅是評選委員會衰衰諸公互相妥協後分派的结果，或說它不外是瑞典皇家科學院那班老頭子偏愛的作家的一專利，也不對，因為它的獲得者絕大多數最終都得到世界的公認。天下的讀者是欺騙不了的。本期及時而詳細地介紹了本屆諾獎得主、法國「新小說派」的重鎮克羅德·西蒙，顯示了編輯部的高效率。

第十三期

在某種意義上講，香港新文學史，實際上主要是香港文藝刊物和報紙文藝副刊歷史的分析和綜合。本期這個大型的《香港文學叢談》可為證據。其中，楊國雄、黃傲雲二人的整理工作，尤為難得。在謀生日艱的此地，系統而長期的史料的蒐羅分類和爬梳整理，現時，似只能主要由集體（特別是高等學府）之力來從事了，而適時地把成果發表出來，也是文學雜誌的責任。當然，若能發動更多的人專注於此，前景將更樂觀。

西西的《永不終止的大故事》是「讀書小說」（我杜撰的名詞），也是另一種意義的「身邊小說」。她把自己生活的「故事」和心儀作家們作品裡的「故事」交叉敘述，又把這本書和那本書的「故事」揉合比照，營造的是一種情趣，可謂獨出機杼，別具一格。施叔青的《驅魔》演繹的仍是她擅長的情慾因果，文字的講究却為前此的八題「香港的故事」所罕見。

第十四期

座談和講座的記錄稿，頗有價值。前者的議題是《香港的新詩》，談了歷史、個人經驗、推廣和語言諸端。議及語言，接觸到詩意以粵語和普通話為載體孰為合理的問題，惜未談透。鍾阿城的發言和答詞，內容豐富，其中關於批評家不應做作品的寄生蟲，而應有自己的世界；關於創作，首先得滿足自己；關於寫作者心裡要有古今中外精華的積滙；關於藝術不是在技巧，而是在人格等說法，極有啟發性。

葉嘉瑩和綠原的論文，同為「溫故」，各出「新」知：一則講明了判斷好詩的方法，一則廓清了文學歷史的真相。

杜甫詩云：「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表達了他的理想和抱負，却不受重視；蔡元豐移杜句為題（把「風俗」改為「文學」），就「廣告可否入文學之林」發表異見，諒不會是「秤砣落在棉絮上」罷。

第十五期

短篇小說的篇幅大為增加，尤可注視的是給不知名的投稿者的機會。曾經聽說有人指出該刊在發掘新秀方面應有更佳表現，理論上極是，實踐上却並非主觀一面所可左右。有一次，劉以鬯先生非常明確地表示：絕對歡迎新人，雜誌方面將給新人開綠燈。這就是答案。但據說，「來稿中有百分之七八十是新詩」（見上期第五頁），因此，我想，這比例改變之日，才

是該刊在發現新秀方面更上層樓之日。至於如何改變，恐怕只有一條路：主觀客觀雙管齊下，一起努力。

第十六期

不知怎的，看陳嘉農的《那些音色悲哀的歌》，忽然想到，關於綠原，我還欠前輩主編的副刊一篇稿債。三個多月前，在「中國書展」開幕時，初識這位四十年代名聞遐邇的詩人。稍後有幸聆聽他談詩、談自己、談當代中國新詩壇，做了臨場錄音；花了好幾個夜晚，把錄音整理成文字，竟過了一萬五千字。想到必須壓縮，改寫成印象記，一忙就擱下，直到本期問世，方後悔自己的不果斷。但轉而一想，有些印象待沉淀下來也許更清晰，拖一拖，未嘗不是好事。且讓我再讀讀綠原、想想綠原，待一個衷心寧靜、周遭寧靜的夜晚到來，清清爽爽地試造他的影像。

第十七期

《第十三屆青年文學獎作品特輯》中，有四位作者是中學生。他們的得獎作品顯示，雖然不少人都說本港中學中文程度有下降趨勢，但是那已經達到的水準尚頗可觀。我想，只要「橫竿」還在高位，就有榜樣在，也就有希望在。把《香港文學》辦成中學生文藝刊物自是無稽之談，然而，給「初出茅廬」的中學文藝愛好者及时的鼓勵，不啻植樹。經了細心培育，根深葉茂的一天總會到來。

第十八期

趙瑞琪教授主張新詩要自然而來，像瓜熟蒂落，像水到渠成；他認為我們早有很好的傳統，詩作須得精練，復又可歌可誦；他傾向於有限中作無限的變化，在規則裡求最大的自由；趙教授說了，也這樣作了，八行詩的實驗值得研究。——以上所及，其實是「老調重彈」；只是今日重彈，不乏現實意義。中國新詩倘要永遠立足，對於形式不可等閑視之。

第十九期

凡是訪問文壇耆宿（不論中外）的文章，我都愛讀。那些閱盡滄桑的老人，他們像一片老榕樹，用無數垂下的氣根照拂着它們濃蔭下的乘涼者，我們都是乘涼者，只要走上前去，不會受到拒絕。那些滿面皺紋，一頭白髮的老人，他們多麼像無所不知的智者，用徐緩的、平淡的話語啓迪、指點我們，那是溫軟的風，專助我們驅散驕氣和煩躁的，只要我們迎上前去，我們就將得益。真的，讀博爾赫斯的答問，心情舒暢極了！

劉再復是創作長篇散文詩的能手，這篇《慈母頌》感情濃烈而細密，得之於真切，却失之於直露。我忽地記起揚·聶魯達歌頌母親的那首短詩，他把母愛的偉大，把自己對母親的感激都集中在反復吟咏兩心的時刻相通上，特別令人心動。母愛無比豐富，一生一世怎麼寫得完，與其面面俱到，不如專寫其一，因為一而能深，

便包涵了一切。

第二十期

非馬的短詩，白而耐讀。這首《對話》也是例子。詩人與三代人的對話，告訴我們：這是什麼樣的世界！每段第三行的問話，固然都是一次升級，而第四行跟第二行的重複更是一次深化。詩人留下許多思索的餘地，叫我們各自去豐富那詩的內涵。重複在這裡加強了詩句的力度，也增添了它的密度。

第廿一期

除了注重香港文學史料的整理外，對台灣文學史料的蒐羅，該刊也沒有冷漠，第四至八期，連載過葉石濤的《台灣文學史大綱》；上期和本期，又刊登林耀德的長篇論文：《不安海域——台灣地區八〇年代前葉現代詩風潮試論》，前後當然還有不少空白，只好期之於來日。

郭楓評阿城的《超以象外，得其圓中》只是台灣「阿城旋風」颯後的一片落英，意義之深遠自不待說。落紅原是有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郭楓說：「具有濃郁的中國文化韻味而又能脫俗創新的作品，究竟是醉人的啊！」這樣的作品，兩岸該都有的，交流一下，對誰都有好處。兩岸的批評家們，讀者大眾有厚望焉！

第廿二期

鄭明剛的研究成果，繼續補充着前期

所說的空白。看到事情總有進展，是值得高興的。

短篇、散文和詩，該刊的成分都逐漸在增加，也許是對以往不足的彌補，這自然也是非常合理的。

作家憶作家，四篇長短不一，却有個共同點：可讀性高。熊式一寫作已不多，近期却有三篇《八十回憶》陸續交該刊發表，可說是該刊讀者之幸。

第廿三期

關於中國現代文學和它的分支——台灣文學的研究，或以專論，或以史料的形式，繼續有計劃地發表。本地的創作也有「新氣象」，像崑南，梓人這些過去曾在文壇上活躍而久已沉默的作者，重在刊物上露臉，應該是一種好兆頭。

本期報道了「香港文學研究會」的成立，我以為這是文壇的一件要事。順便提及，本刊二年來以照片的形式，盡可能多地記錄了本港的文學活動和文人、學者的足跡，保留了頗可觀的資料。這些資料的價值，將隨時光遠去而與日俱增。至於版面、插圖和封面的設計，給人的印象可以這樣一句話概括：豐富活潑，精益求精。假如可以挑剔的話，我却以為封面略嫌花哨。再素淡些，是否更好？

第廿四期

第廿期開始連載至今的潘亞暉的《港海外華文文學現狀》，是至今能見的內地介紹港台海外華文文學現狀最詳盡的文

字，雖然僅流於簡介，却把面鋪得頗廣，對當前的一些新趨向也有比較敏銳的反應。作者是每年都有機會訪港的研究者，資料的掌握，比內地其他同行會更多，更及時些，他的文章，充分顯示了他利用這項個人優勢的聰明，但我覺得他似乎更應該「沉潛」一些，尤其是，當我讀到他關於編寫香港新文學史、台灣百年文學史及海外華文文學史料和訊息的建議時，這份感覺更強烈。以內地科研的條件加上自己的一得天獨厚，「沉潛」只會給他帶來更大的好成果。

澳門作家的創作向來不太受人注意，因此，本期壁華評論陶里詩作這一篇，也是很可注視的。「港澳」一貫聯稱，在澳門方面尚未有自己的文學刊物時，香港這個「鄰居」似有「拔刀相助」的道義在。短篇中的《瑪麗個案》宣示：西西還是那個西西，她的創作已近「隨心所欲」的境界。這一篇所用的形式是否可再，是另外的話題，我看取的是那股奔突着的不斷尋求變化，尋求「與眾不同」的極致的精神和努力。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四——七日·香港

附記：

《香港文學》已經出版廿四期。廿四本雜誌，是廿四座風景。近逢大假，乘興遊覽其間，或登高丘上俯瞰，或在亭臺裡小坐，每有所得，記之一二。主編劉以鬯先生電詢可否趁雜誌二歲之際，塗鴉幾句，因感提携之情，復覺所記種種，亦可聊表對該誌的熱愛之心，恭賀無以為禮，區區數段或可充之，遂錄下獻醜。唐突錯謬，自所不免，讀者作者，幸諒察焉。